



明史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不再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奏

敕修

安祖衛青子穎

董興

長故何洪劉雄

劉玉

圍賽仇泰鉞京官軍官神英子周

不莒曹墨雄子謙

馮禎

潘咄張琳俊李鉉

楊銳崔文

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以薊州百戶降成祖積功至都指揮僉事莅中都留守司事改山東備倭永樂十八

年三月蒲臺妖婦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鬥徒衆數千據益都卸石柵寨指揮高鳳敗歿勢遂熾其黨董彥昇等攻下莒卽墨圍安邱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帥都指揮劉忠圍賽兒寨賽兒夜刦官軍軍亂忠戰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邱益急知縣張旗丞馬撫死戰賊不能下合莒卽墨衆萬餘人以攻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至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敗

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之出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尚書吳中等劾升且言升媚青功於是下升獄而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真都指揮同知旗撫左右參議賞賚有差青還備倭海上尋坐事繫獄宣德元年帝念其功釋之俾復職時京師營繕役繁調及防海士卒青以爲言得番代英宗立進都督僉事尋卒青有孝行善撫士卒居海上十餘年海濱人思之請於朝立祠以祀次子穎正統初襲濟南衛指揮使景帝立奉詔入衛再遷至都指揮同知以石亨薦擢署都

督僉事管五軍營右哨論黃花鎮白羊口及西直門禦
寇功累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協鎮宣府逾年召還天
順元年以奪門功封宣城伯予世券出鎮甘肅孛來入
犯不能禦爲有司所劾詔不問亨敗穎以守邊故得無
奪憲宗卽位廷議以穎不勝任乃召還會盡革奪門世
爵穎以天順間征西番馬吉思冬沙諸族功自懇詔如
故成化二年爲遼東總兵官尋引疾罷給事中陳鉞等
劾之下獄尋宥之弘治中卒贈侯諡壯勇傳子至孫錞
嘉靖時督神機營屢加太保兼太子太師四傳至時春
崇禎時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

董興長垣人初爲燕山右衛指揮使累遷署都指揮同
知正統中新建伯李玉等舉興將才進署都指揮使京
營管操復用薦擢署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從寧陽侯陳
懋討鄧茂七破餘黨於建寧進都督同知南海賊黃蕭
養圍廣州安鄉伯張安都指揮王清戰死賊衆攻城益
急詔拜興左副總兵調江西兩廣軍往討而以侍郎孟
鑑贊理軍務興用天文生馬軾自隨興果銳不能戢下
軾戒之景泰元年二月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
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卽以狼
兵往擊猶拉朽耳興從之旣而兵大集進至大洲擊賊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
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
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論功進右都督留鎮廣東
給事中黃士儁劾典寬縱降其官明年復職久之召還
分督京營與曹吉祥結姻冒奪門功封海寧伯未幾充
總兵官鎮遼東予世券議革奪門者爵典以守邊得免
吉祥誅乃奪典爵仍右都督發廣西立功以錦衣李貴
薦復爵總兵宣府再予世券憲宗嗣位罷還已停世襲
家居十餘年卒

四川都司事與平東苗憲宗卽位論功擢都督僉事巡
撫汪浩乞留洪四川許之德陽人趙鐸反自稱趙王漢
州諸賊皆歸之連番衆數陷城殺將吏遣其黨何文讓
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洪斬悟昇生禽文讓鐸將逼成
都官軍分三路討洪偕都指揮寧用趨彰明賊引去追
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却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爲
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衆力竭而死洪勇敢善撫士
號令嚴蜀將無及之者旣死官軍奪氣而四川都指揮
僉事臨淮劉雄亦戰死雄剛勁遇敵輒前嘗捕賊漢州
生禽七十餘人及鐸亂追之羅江大水河手馘數人賊

連敗千戶周鼎傷雄前救之徑奔賊陣叢刺死詔贈洪都督同知予祭葬子節襲都指揮僉事雄贈都指揮同知賜祭命子襲職超二官洪雖死綿竹典史蕭讓帥鄉兵擊鐸破之官兵頻進擊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趨彰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而參將周貴直搗其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儀亟進斬鐸賊盡平成化元年正月也

劉玉字仲璽磁州人生有膂力給侍曹吉祥家從征麓川授副千戶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天順元年以奪門功進都督僉事尋充右參將守備潯州慶遠蠻剽博白及

廣東之寧川玉偕左參將范信邀擊敗之俄命分守貴州從方瑛討東苗殲千把豬討西堡苗繫其魁楚得先後斬首千級毀其巢而還旋改右副總兵鎮守貴州吉祥誅玉下吏當斬以道遠不與謀免死謫海南副千戶六年帝將以谷登爲甘肅副總兵李賢言登不任玉老成乃復以爲都督僉事右副總兵鎮守涼州咎喱族叛會兵平之進都督同知成化四年滿俊亂固原白圭舉玉爲總兵官統左右參將夏正劉清討之兵分爲七玉與總督項忠抵石城賊已數敗會毛忠死玉亦被圍中流矢力戰得出相持兩月大小百十戰竟平之進左都

明史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 五
督掌右府事自愬前西堡功命增俸百石掌耀武營六年充左副總兵從朱永出延綏五月河套部入犯玉帥衆禦却之逾年卒贈固原伯諡毅敏玉雖起僕隸勇決過人善撫士所至未嘗衄滿俊之叛據石城險屢敗官軍玉戰最力及論功祇賜秩一級時惜其薄子文襲指揮使

仇鉞字廷威鎮原人初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大見信愛會都指揮僉事仇理卒無嗣遂令鉞襲其世職爲寧夏前衛指揮同知理江都人故鉞自稱江都仇氏再以破賊功進都指揮僉事正德二年用總制楊一清薦

擢寧夏遊擊將軍五年安化王寘鐫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時駐城外玉泉營聞變欲遁去顧念妻子在城中恐爲所屠滅遂引兵入城解甲覲寘鐫歸臥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給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廣果傾營出而昂獨守城寘鐫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臥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被甲橫刀提其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鐫第縛之傳寘鐫令召錦等還而密諭其部曲以禽寘鐫狀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七
衆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爲邏卒所獲舉事凡十
八日而敗先是中朝聞變議以神英爲總兵官而命鉞
爲副俄傳鉞降賊欲追救還大學士楊廷和曰鉞必不
從賊令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
乃不追事果定而劉瑾暱陝西總兵官曹雄盡以鉞功
歸之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詔奪俸三月
瑾誅始進署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尋論功封咸寧
伯歲祿千石予世券明年冬召掌三千營七年二月拜
平賊將軍偕都御史彭澤討河南盜劉惠趙燧以中官
陸閻監其軍未至而參將馮禎戰死洛南賊勢益熾已

聞官軍將至遂奔汝州又聞官軍扼要害乃走寶豐復
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抵潁州屯朱臯
鎮永順宣慰彭明輔等擊之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
人餘衆走光山鉞追及之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
左右夾擊賊大敗斬首千四百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別
部賈勉兒於羅田賊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
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
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
分其衆爲二劉惠與趙燧二弟鑄鎬帥萬餘人北走商
城而鎡道遇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

鳳陽陷泗宿睢寧定遠於是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鏐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兒鏐復合周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衆畧盡鏐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飯村店軍士趙成執送京師伏誅源輔追劉惠連戰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於土地嶺射中惠左目自縊死勉兒數爲都指揮朱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村餘黨邢本道劉資及楊寡婦等先後皆被禽凡出師四月而河南賊悉平趙鏐一名風子文安諸生也劉七等亂起鏐挈家匿渚中賊驅之登陸將污其妻女鏐素驍健有膂力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爲之魁賊

專事淫掠鏐稍有智計定爲部伍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五日以馬文升方家居舍之去有司遣人齎招撫榜至鏐具疏附奏言今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戮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睿謀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卽梟臣之首以謝羣奸其桀黠如此鉞旣平河南賊移師會陸完共滅劉七等於江北論功進世侯增祿百石仍督三千營八年大同有警命充總兵官統京軍禦之鉞上五事中請遣還京操邊軍停京軍出征以省公私之

日身卷之五十五 友傳 九
擾尤切時弊時不能用鉞既至值寇犯萬全河沙擊之
斬首三級而軍士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奏捷蒙賚
朝論恥之帝詔諸邊將入侍豹房鉞嘗一入後輒力辭
十年冬稱疾解營務詔給軍三十人役其家世宗立再
起督三千營掌前府事未上卒年五十七謚武襄子昌
以病廢孫鸞嗣侯世宗時怙寵通邊磔死爵除
神英字景賢壽州人天順初襲父職爲延安衛指揮使
守備寧塞營屢將騎兵從都督張欽等征討有功成化
元年尚書王復行邊薦英有謀勇進都指揮僉事以從
征滿四功遷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屢敗虜加思蘭

兵進署都督僉事巡撫余子俊築邊牆命英董役工成
受賚久之充總兵官鎮守寧夏移延綏復移宣府弘治
改元移大同十一年馬市開英違禁貿易寇掠蔚州又
不救言官連劾召還閒住尋起督果勇營嘗充右參將
從朱暉禦寇延綏武宗立寇犯宣府與李俊並充左參
將帥京軍以援尋以都督同知僉書左府剿近畿劇賊
進右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段豸劾英老命致仕當是
時劉瑾竊政總兵官曹雄等以附瑾得重權英素習瑾
厚賄之因自陳邊功乞敘錄特詔予伯爵吏兵二部持
之下廷議而廷臣希瑾指無不言當封者遂封涇陽伯

日知錄卷一百一十五 死傳 九
祿八百石未幾寘鐔反命充總兵官討之未至賊已滅
其秋瑾敗爲言官所劾詔奪爵以右都督致仕越二年
卒子周翰粟爲指揮僉事累官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
將正德六年命以所部兵討河南流賊數有功再進都
督同知賊平遂以副總兵鎮山西九年秋寇大入寧武
關躡忻定襄寧化周擁兵不戰軍民死者數千詔巡撫
官執歸京師周潛結貴近行至易州僞稱病自陳戰功
帝乃宥周罪盡削其秩爲總旗而翰粟指揮如故己夤
緣江彬入豹房驟復都督賜國姓典兵禁中遂與彬相
倚爲聲勢納賄不貲彬敗周亦下獄伏誅

曹雄西安左衛人弘治末歷官都指揮僉事爲延綏副
總兵武宗卽位用總督楊一清薦擢署都督僉事充總
兵官鎮固原以瑾同鄉自附於瑾瑾欲廣樹黨日相親
重正德四年雄上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備道臣文移
達總兵官者率由都司轉達今邊務亟徵調不時都司
遠在會城往返千里恐誤軍機乞如巡撫大同例徑呈
總兵官便兵部尚書曹元希瑾意覆如其言旣復受瑾
屬奏雄鎮守未佩印宜如各邊例特賜印以重其權乃
進雄署都督同知以延綏總兵官吳江所佩征西將軍
印佩之而別鑄靖虜將軍印予江及總督才寬禦寇沙

窩爲所殺雄擁兵不救佯引罪乞解兵柄令子謚齋奏
詣京師瑾異謚貌妻以從女而優詔褒雄令居職如故
糾者反被責寘鐔反寧夏雄聞變卽統兵壓境上令都
指揮黃正以兵三千入靈州固士卒心約鄰境刻期討
密焚大小土壩積草與守備史鏞等奪河西船盡泊東
岸賊黨何錦懼急帥兵出守大壩以防決河雄乃令鏞
潛通書仇鉞俾從中舉事賊遂成禽是役也功雖成於
鉞而居外布置賊不內顧雄有勞焉捷聞瑾以平賊功
歸之進左都督謚亦官千戶雄不安引咎自劾推功諸
將降旨慰勞未幾瑾敗言官交劾降指揮僉事尋徵下

獄以黨逆論死籍其家詔宥之與家屬永戍海南遇赦
不原雄長子謙讀書能文有機畧好施予故參政李崙
主事孔琦家貧甚雄請周卹其妻子以勸廉吏謙意也
御史高蔭先被逮無行貲謙爲治裝並卹其家受業楊
一清聞一清將起用貽書止之曰近日關中人材連茹
而起實山川不幸獨不留三五輩爲後日地耶時陝人
率附瑾以進故謙云然雄下獄謙亦被繫爲怨家箠死
馮禎綏德衛人起家卒伍累功爲本衛指揮僉事弘治
末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偏頭關尋充參將分守寧夏
西路以勇敢聞寘鐔反馳奏告變事平進署都指揮同

知已擢副總兵協守延綏正德六年七月盜起中原詔以所部千五百人入討至阜城遇賊禎令軍中毋顧首級貪虜獲遂大敗賊逐北數十里俘斬八百六十有奇進解曹州圍執其魁朱諒錄功進都督僉事明年春劉惠趙鏐亂河南連陷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陽葉縱掠南頓新蔡商水襄城復還駐西平禎偕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輔擊敗之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首稱是餘賊潰而西巡撫鄧璋等朝崇王於汝寧宴飲連日賊招散亡勢復振陷鄢陵滎陽汜水鞏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賊屯洛南覘官軍饑疲迎戰

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陣而後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陣亂賊乘之禎下馬殊死鬪援絕死焉贈洛南伯賜祭葬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後賊平論功復廕一子世百戶明年是日禎死所風霾大作又明年亦如之伊王奏聞敕有司建祠歲以死日致祭尋用給事中李鐸言歲給米二石帛二疋贍其家張俊宣府前衛人嗣世職爲本衛指揮使累擢大同遊擊將軍弘治十二年以功進都指揮同知火篩入大同左衛大掠八日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爲策應而親禦之荆東莊依河結營擊卻三萬餘騎帝大喜

立擢都督僉事未幾總兵官王璽失事被徵卽命俊代之其冬以寇入戴罪尋移鎮宣府中官苗達督師延綏檄大同宣府卒爲探騎俊持不遣達遂劾俊帝宥俊而命發卒如達言武宗初立寇乘喪大入連營二十餘里俊遣諸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開口毀垣入稽遽前迎敵玉雄鎮榮各帥所部拒於虞臺嶺俊急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援出鎮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已大困收兵還

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全右衛城士馬死亡無算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勸懲不宜偏廢乃許贖罪正德五年起署都督同知典神威營操練明年六月賊楊虎等自山西十八盤還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等合都指揮桑玉屢敗僉事許承芳請濟師乃命俊充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京軍千人討之往來近畿數月不能創賊已朝議調邊軍協守賊遂連敗明年三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敗奔登萊海套陸完檄俊軍萊州合諸將李鋹等邀之賊遂北走轉掠寶坻香

河玉田俊急偕許泰卻永遏之帝喜勞以白金賊由武清西去未幾得疾召還後賊平實授都督同知久之卒俊爲邊將持廉有謀勇其歿也家無贏資李鉉大同右衛人世指揮同知累功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協守大同山東盜起詔改遊擊將軍尋充副總兵與俊等邀賊復與劉暉部將傅鎧張椿等數立功賊平進都指揮同知充總兵官鎮鳳陽諸府尋以江西盜猖獗擢署都督僉事與都御史俞諫同提督軍務賊王浩八據裴源山憑高發矢石官軍幾不支鉉下馬持刀督將士殊死鬪賊乃走追數十里禽之復以次討平劉昌三胡浩三等

移駐餘干將擊遺賊之未下者疽發背卒於軍詔贈右都督廕子都指揮僉事前代有門外其其中辭轉楊銳字進之蕭縣人嗣世職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正德初以才擢掌龍江右衛事督造漕舟於淮安寧王宸濠有異謀王瓊以安慶居要害宜置戍乃進銳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其地銳與知府張文錦治戰艦日督士肄水戰十四年六月丙子宸濠反東下焚彭澤湖口望江已丑奄至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銳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有祿通判何景暘懷寧知縣王誥等禦之江潯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文軍城西文錦有祿軍城北景

賜誥軍東南城西九要衝銳晝夜拒戰殺傷賊二百餘
斬其間諜乃稍卻七月丁酉賊悉兵至號十萬舳艫相
銜六十餘里宸濠乘黃艦泊黃石磯身自督戰江西僉
事潘鵬在賊軍安慶人也宸濠令諭降呼銳及文錦語
衆心頗搖吏黃洲者以大義責數之鵬慚而退旣復持
僞檄至其家僮見遙呼之銳腰斬以徇將射鵬鵬遜去
衆心乃定賊怒圍城數周攻益急銳等殊死戰賊雲樓
數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縋入焚賊樓賊置
天梯廣二丈高於城版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
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燃其端梯稍近卽投之須臾盡

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婦女饋
餉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
湯沃之賊輒傷銳等射書賊營諭令解散有亡去者乃
募死士夜刦賊營賊大驚擾比曉稍定宸濠慚憤謂其
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南都會聞伍文定等破南昌遂
解圍去文出城襲擊又破之旬有八日而圍解事聞武
宗大喜擢銳參將分守安徽池太寧國及九江饒黃銳
薦鄭岳胡世寧帝卽召用世宗立論功擢都督僉事廕
子世千戶再遷僉書左府改南京右府充總兵官鎮遼
東改督漕運鎮淮安嘉靖十年爲巡按御史李循義劾

明史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五
罷踰年卒崔文世爲安慶衛指揮使守城勞亞於銳世宗錄其功超三階爲都指揮使廕子世百戶江淮多盜廷議設總兵官督上下江防擢文都督僉事任之改蒞南京前府專督操江久之卒
贊曰衛青等當承平時不逞竊發列城擾攘賴其戡定雖所敵非堅然勇敢力戰功多可紀或遂身膏原野若何洪劉雄馮禎輩壯節有足惜者鉞以心計定亂銳以城守摧逆干城之寄克稱廟謨神英曹雄亦有勞績而以附闖損名且獲罪爲將者其以跡弛爲戒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五終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敕修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李賢

呂原子 憲

岳正

彭時

商輅

劉定之

李賢字原德鄧人舉鄉試第一宣德八年成進士奉命察蝗災於河津授驗封主事少師楊士奇欲一見賢竟不往正統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盈萬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反實支十七石五斗是一

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宜漸出之外省冗費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時詔文武臣誥敕非九年不給賢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滿秩或親老不待不得者十八九無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便從之遷考功郎中改文選扈從北征師覆脫還景泰二年二月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尋又陳車戰火器之利帝頗採納是冬擢兵部右侍郎轉戶部也先數貢馬賢謂輦金帛以強寇自弊非策因陳邊備廢弛狀于謙請下其章厲諸將轉吏部採古二十二

君行事可法者曰鑑古錄上之英宗復位命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預機務未幾進尚書賢氣度端凝奏對皆中機宜帝深眷之山東饑發帑振不足召有貞及賢議有貞謂頒振多中飽賢曰慮中飽而不貸坐視民死是因噎廢食也遂命增銀石亨曹吉祥與有貞爭權並忌賢諸御史論亨吉祥亨吉祥疑出有貞賢意訴之帝下二人獄會有風雷變得釋謫賢福建叅政未行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爲吏部左侍郎踰月復尚書直內閣如故亨知帝嚮賢怒然無可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

日孛來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動賢言釁不可啟璽不足寶事遂寢亨益惡賢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門爲之奈何賢曰陛下惟獨斷則趨附自息帝曰向嘗不用其言乃怫然見辭色賢曰願制之以漸當亨吉祥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然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及亨得罪帝復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卽非順且爾時幸而成功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郈王果不起羣臣表請陛下復位安用擾

攘爲此輩又安所得邀陞賞招權納賄安自起老成者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帝曰然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併議革冒功者四千餘人至成化初諸被革者愬請復以賢言并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時論益大快之帝旣任賢所言皆見聽于謙嘗分遣降人南征陳汝言希宦官指盡召之還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之今已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帝憂軍官支俸多歲入不給賢請汰老弱於外則費省而人不覺帝深納焉時歲有邊警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賢外籌邊計內請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三
寬百姓罷一切徵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蘇息七年二月
空中有聲帝欲禳之命賢撰青詞賢言君不恤民天下
怨叛厥有鼓妖因請行寬恤之政又請罷江南織造清
錦衣獄止邊臣貢獻停內外採買帝難之賢執爭數四
同列皆懼賢退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位耶終
天順之世賢爲首輔呂原彭時佐之然賢委任最專初
御史劉濬劾柳溥敗軍罪觸帝怒賢言御史耳目官不
宜譴石亨譖賢曲護帝寢疎賢尋悟待之如初每獨對
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就問賢務持大
體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爲急所薦引年富軒輓耿九疇

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皆爲名臣時勸帝延
見大臣有所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之及入對帝訪
文臣請問王翱武臣請問馬昂兩人相左右故言無不
行而人不病其專惟羣小與爲難曹欽之反也擊賢東
朝房執將殺之逼草奏釋已罪賴王翱救乃免賢密疏
請禽賊黨時方擾攘不知賢所在得疏帝大喜裏傷入
見慰勞之特加太子太保賢因言賊旣誅急宜詔天下
停不急務而求直言以通閉塞帝從之門達方用事錦
衣官校恣橫爲劇患賢累請禁止帝召達誠諭之達怙
寵益驕賢乘間復具陳達罪帝復召戒達達銜次骨因

袁彬獄陷賢賢幾不免語載達傳帝不豫臥文華殿會有間東宮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憲宗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是年春日黷無光賢偕同官上言曰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懈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翌日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

之中外欣悅五月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賢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內庫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爲此帝卽日寢之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而於帝初政申誠尤切門達旣竄其黨多投匿名書構賢賢乞罷有詔慰留吳后廢言官請誅牛玉語侵賢又有造蜚語構賢者帝命衛士宿賢家護出入成化二年三月遭父喪詔起復三辭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還至京又辭遣使宣意遂視事其年冬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諡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五
所言無不盡景帝崩將以汪后殉葬用賢言而止惠帝
少子幽禁已六十年英宗憐欲赦之以問賢賢頓首曰
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乃決帝嘗祭
山川壇以夜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祖訓爭之卒成
禮而還嘗言內帑餘財不以卹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
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前後頻請發帑振貸
卹邊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舉賢患其
營競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自
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然自郎署結知景帝超擢侍
郎而所著書顧謂景帝爲荒淫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

羅倫尤爲世所惜云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景州訓導
嗣芳老就養景州與本相繼卒貧不能歸葬厝於景原
時至墓慟哭久之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奇原文
補諸生遣入學舉鄉試第一正統七年進士及第授編
修十二年與侍講裴綸等十人同選入東閣肄業直經
筵景泰初進侍講與同官倪謙授小內侍書於文華殿
東廡帝至命謙講國風原講堯典皆稱旨問何官並以
中允兼侍講對帝曰品同耳何相兼爲進二人侍講學
士兼中允尋進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初改通政司右參

議兼侍講徐有貞李賢下獄之明日命入內閣預機務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答尋與岳正列亨吉祥罪狀疏留中二人怒摘敕諭中語謂閣臣謗訕帝大怒坐便殿召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正罷去原得留李賢既復官入閣柄政原佐之未幾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賢通達遇事立斷原濟以持重庶政稱理其年冬進翰林院學士六年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詔葬畢卽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乃之景州啓父兄殯歸葬舟中寢苦哀毀體素豐至是羸瘠抵家甫襄事而

卒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原內剛外和與物無競性儉約身無紈綺歸裝惟賜衣數襲分祿恤宗姻子憲字秉之以蔭補國子生供事翰林遷中書舍人疏乞應試所司執故事不許憲宗特許之遂舉順天鄉試舍人得赴試自憲始累遷禮部郎中好學能文諳掌故琉球請歲一入貢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皆以非制格之以薦進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官知以是文籍磨滅登耗無稽憲曰他官不與聞是也當職者可買買耶議請三年一校勘著爲例累遷南京太常卿輯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致仕歸

岳正字季方鄞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貳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侍書閣臣徐有貞李賢下獄帝旣用呂原預政頃之薛瑄又致仕帝謀代者王翱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旣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軌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旣得人俟稱職

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閣正素豪邁負氣敢言及爲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効掌欽天監侍郎湯序者亨黨也嘗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卽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爲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

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忝甚帝頗厭之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臣請以計間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欵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會承天門災正極言亨將爲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旣爲尚書可用盧彬爲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

相齟齬乘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復云用有貞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敕諭廷臣命正視草正草敕曰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用舍乖與曲直不辨刑獄寃與征調多方軍旅勞與賞賚無度府庫虛與請謁不息官爵濫與賄賂公行政事廢與朋奸欺罔附權勢與羣吏弄法擅威福與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寧與讒諂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有司闖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

存爾羣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言無隱敕下舉朝傳誦而亨吉祥構蜚語謂正賣直謗訕帝怒命仍授內侍書明日謫欽州同知道鄣以母老留旬日陳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拳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拳剗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亨吉祥旣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田里幸甚乃釋爲民憲宗立御史呂洪等請復正與楊瑄官詔正以原官直經筵纂修英宗實錄初正得罪都督僉事李鐸乞得其宅至是敕還正正

還朝自謂當大用而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悅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嫌之成化元年四月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貼黃以正與給事中張寧名並上詔以爲私出正爲興化知府而寧亦補外正至官築隄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爲騰謗言正亦厭吏職五年入覲遂致仕又五年卒年五十五無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其壻也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八月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乃以諫官處我

耶英宗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爲像贊述帝前語末言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離散權黨反爲所噬人皆迂而惜之嘉靖中追贈太常寺卿諡文肅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六授修撰明年郕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聞繼母憂力辭不允乃拜命釋褐踰年參大政前此未有也尋進侍讀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旨服除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易儲遷左春坊大學士寰宇通

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俱兼侍讀天順元年徐有貞旣得罪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親擢者唯時與正二人而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真君子也慈壽皇太后上尊號詔告天下時欲推恩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母七十與誥敕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卽奏行之帝愛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

用北人南人必若時者方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旨時謂玉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人南六人與焉門達構賢帝惑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傳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賢去時不得獨留語聞帝意乃解帝大漸口占遺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嬪御殉葬凡四事付閣臣潤色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中官復命帝亦爲隕涕憲宗卽位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在

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頃之中官復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賢色變曰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宮故在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厲聲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臣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及將上寶冊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

錢太后宜加兩字以便稱謂乃尊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皇太后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悞大事時閣臣陳文默無語聞包言甚愧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知經筵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乞歸省三年二月詔趣還朝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山陵時及商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於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易之禮比聞欲別卜

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皇上所以遲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竝配非祖宗制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於是諸大臣相繼言之帝猶重違太后意時偕朝臣伏文華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彗見三台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爲宗社大計時帝專寵萬貴妃妃

年已近四十時故云然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羣臣僉議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朝議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赴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惡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第令整裝待會忠馳奏已圍賊石城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時曰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

必斬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間時何見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聞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時惟商輅然其言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改吏部尚書五年得疾在告踰三月帝趣赴閣視事免朝參是冬無雪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尅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畿輔山東河南旱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貴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

七年疾復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冬彗復見時言
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
令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
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
僭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
失當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
中時弊寧晉伯劉聚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諡且乞祠
額禮部執故事却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擬封諡
時等言卽子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乞是變祖
宗法自今日始或言宋童貫封王時曰貫封王在徽宗

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每因災變上言或留中或下
所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輒命
醫就視數遣內臣賜賚十一年正月以秩滿進少保踰
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諡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
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
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
有古大臣風對王濬圖對立帝實怒前一人下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
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除修撰尋
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未姿瓌偉帝親簡爲展書

官邸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入內閣參機務徐理倡南遷議輅力沮之其冬進侍讀景泰元年遣迎上皇於居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令校尉上變告上皇與少監阮浪內使王瑤圖復位帝震怒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筮於術者同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降爲事官立功殺瑤錮浪於獄事得不竟太子旣易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如故賜第南薰里塞土腴田率爲勢豪侵據輅請覈還之軍開

封鳳陽諸府饑民流濟寧臨清間爲有司驅逐輅憂其爲變請招墾畿內八府閒田給糧種民皆有所歸鍾同章綸下獄輅力捄得無死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景帝不豫羣臣請建東宮不許將繼奏輅援筆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聞者感動以日暮奏未入而是夜石亨輩已迎復上皇明日王文于謙等被收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母別具條欵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奸下之獄輅上書自愬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興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

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漸釋乃斥爲民然帝每獨念輅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宮不忍棄之以忌者竟不復用成化三年二月召至京命以故官入閣輅疏辭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首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帝嘉納之其言納諫也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於是羅倫孔公恂等悉復官明年彗星見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劾不職大臣並及輅御史林誠詆輅曾與易儲不宜用帝不聽輅因求罷帝怒命廷鞫諸言者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今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

旻等各予杖復職尋進兵部尚書久之進戶部宋元通鑑綱目成改兼文淵閣大學士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進吏部尚書十三年進謹身殿大學士輅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輅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安用皇莊爲事遂寢乾清宮門災工部請採木川湖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悼恭太子薨帝以繼嗣爲憂紀妃生皇子六歲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乃聞於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廷遣中官至內閣諭意輅請敕禮部擬上皇子名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卽命皇子出

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御文華殿皇子侍召見輅及諸閣臣輅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領之是冬遂立皇子爲皇太子初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輅恐有他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於貴妃宗社幸甚由是紀妃遷永壽宮踰月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宮問視及製衰服行禮帝皆是之帝將復廊

王位號下廷議輅極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決帝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爭罷之黑眚見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母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數興大獄輅率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顓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適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遂杲刺事激成可爲

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萬安劉翊劉吉亦俱對引義慷慨恩等屈服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西廠直雖不視廠事寵幸如故譖輅嘗納

指揮楊昇賄欲脫其罪輅不自安而御史戴縉復頌直功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錢溥嘗以不遷官作禿婦傳以譏輅高瑤請復景帝位號黎淳疏駁極詆輅輅皆不爲較待之如平時萬貴妃重輅名出父像屬爲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其和而有執如此及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

毅子良臣成化初進士官翰林侍講十三歲太皇太后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有異稟父授之書日誦數千
言不令作文一日偶見所爲祀竈文大異之舉正統元
年會試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京城大水應詔陳十事
言號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
當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
宜漸移之南方郡縣職以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內外
無畸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做唐制朝臣遷
秩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
韜略守令牧養爲先務毋徒取幹辦羣臣遭喪乞永罷

起復以教孝僧尼蠹國當嚴絕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
宜追奪疏入留中十三年弟寅之與鄉人相訐辭連定
之下獄得白秩滿進侍講景帝卽位復上言十事曰自
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
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
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
一隅尚能奮於旣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
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之衆旣不能奮武以破賊又
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
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

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陣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也紫荆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馭夫招

釁啟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乞徙漠北降人知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乘國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

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媮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贓者舉主與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知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旣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

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他日勛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旣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旣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

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卽中庸所謂知仁勇也知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旣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旣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廷臣也旣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知

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嚮者儒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真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書奏帝優詔答之三年遷洗馬也先使者乞遣報使帝堅不許定之疏引故事以請帝下廷議竟不果遣久之遷右庶子天順改元調通政司左參議仍兼侍講尋進翰林學士憲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成化二年十二月以本官入直文淵閣進工部右侍郎兼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 三
翰林學士江西湖廣災有司方徵民賦定之言國儲充積倉庾至不能容而此張口待哺之氓乃責其租課非聖主恤下意帝感其言卽命停徵四年進禮部左侍郎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郕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因久旱竝論及之且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五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諡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敏博

贊曰英宗之復辟也當師旅饑饉之餘民氣未復權奸內訌柱石傾移朝野多故時事亦孔棘矣李賢以一身搯拄其間沛然若有餘獎厲人材振飭綱紀迨憲孝之世名臣相望猶多賢所識拔偉哉宰相才也彭時商輅侃侃守義盡忠獻納粹然一出於正其於慈懿典禮非所謂善成君德者歟輅科名與宋王曾宋庠埒德望亦無媿焉呂原岳正劉定之雖相業未優而原之行誼正之氣概定之之建白咸有可稱故以時次竝列於篇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終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之廉雖安之文藝白焄亦同蘇詩以深穴並既外論
 無戲焉呂原岳五隆安之觀跡業未對而風之竹笛五
 世各臣既望餘多寶何始於此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辭其其間亦然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內信封不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
 贊曰英宗之勤治也當謂以治之治之治之治之治之治之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元年以楊士奇薦擢御史時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磚還職翱請犯賊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黷帝從之五年巡按四川松潘蠻竊發都督陳懷駐成都相去八百餘里不能制翱上便宜五事請移懷松潘而松茂軍糧於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令自首毋隱州縣土司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罪者納粟自贖詔所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悉允行英宗卽位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守擢翱右僉都御史偕都督武興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

二年召還院四年處州賊流劫廣信命翱往捕盡俘以還是年冬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國師商巴掠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衆剽掠命翱及都督李安軍二萬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詔審機進止翱至出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劾誅諒戍得復商巴國師松潘遂平六年代陳鎰鎮陝西軍民之借糧不能償者覈免之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効死贖翱乃躬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

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餉匱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八年以九載滿進右副都御史指揮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命璟償其家葬葬費璟感激後參將遼東追敵三百里事李秉爲名將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出塞擊兀良哈禽斬百餘人獲畜產四千六百進右都御史十四年諸將破敵廣平山進左脫脫不花大舉犯廣寧翱方閱兵寇猝至衆潰翱入城自保或謂城不可守翱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

退坐停俸半載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易儲加太子太保溥梧猺亂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翱兩廣有總督自翱始翱至鎮將吏讐服推誠撫諭猺人嚮化部內無事明年召入爲吏部尚書初何文淵協王直掌銓多私爲言官攻去翱代一循成憲天順改元直致仕翱始專部事石亨欲去翱翱乞休已得請李賢力爭乃留及賢爲亨所逐亦以翱言留兩人相得歡甚帝每用人必咨賢賢以推翱以是翱得行其志帝眷翱厚時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而翱年幾八十多忘嘗令郎談論隨

入帝問故翱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悞令此郎代識之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曹恂已遷江西參議遇疾還翱以聞命以主事回籍恂怒伺翱入朝摔翱胸搥其面大聲詬詈事聞下詔獄翱具言恂實病得斥歸時服其量五年加太子少保成化元年進太子太保雨雪免朝參屢疏乞歸輒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諡忠肅翱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召對侍郎代選歸雖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

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景帝知其貧爲治第鹽山孫以廕入太學不使應舉曰勿妨寒士路壻賈傑官近畿翱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翱翱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其自遼東還朝也中官同事者重翱驢明珠數顆翱固辭其人曰此先朝賜也公得毋以贓卻我乎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之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歲語翱翱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卽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翱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臯

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
強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
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黜落百不取一二性不
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
急當得力翽由是益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爲
都御史李秉所劾翽自引伏蓋不無小損云子孫世官
錦衣千戶翽夫人閻之乘間請廢翽案舉夫人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訛爲年以會試副榜授德
平訓導年甫踰冠嚴重如老儒宣德三年課最擢吏科
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帝以六科任重命科擇二

人掌其事乃以富與賈銓並掌刑科都御史顧佐等失
入死罪十七人富劾之帝詰責佐等英宗嗣位上言永
樂中招納降人縻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
故土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
殘疾僉補爲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補調勿更累
民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
復業議多施行遷陝西左參政尋命總理糧儲陝西歲
織綾絹蕪氍九百餘疋永樂中加織馳氍五十匹富請
罷之官吏諸生衛卒祿廩率以邊餉減削富請復其舊
諸邊將校占墾腴田有至三四十頃者富奏每頃輸賦

十二石都督王禎以爲過重疏爭之廷議減三之二遂爲定額又會計歲用以籌軍餉言臣所部歲收二稅百八十九萬石屯糧七十餘萬石其間水旱流移蠲逋負夫率三分減一而歲用乃至百八十餘萬人少出多今鎮守諸臣不量國計競請益兵餉何由給請減冗卒汰驚馬杜侵耗之弊帝可其奏三邊士馬供億浩繁軍民疲遠輸豪猾因緣爲奸利富量遠近定徵科出入慎鈎考宿弊以革民困大蘇富遇事果敢有爲權勢莫能撓聲震關中然執法過嚴僥倖者多不悅以是屢遭誣謗陝西文武將吏恐失富咸上章陳其勞乃得停俸留任

九載滿遷河南右布政使復有言富苛虐者帝命覈舉主將坐之旣知舉富者少師楊溥也意乃解富至河南歲饑流民二十餘萬公剽掠巡撫于謙委富輯之皆定土木敗後邊境道阻部檄富轉饟無後期者進左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時經喪敗法弛弊尤甚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朱瑛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實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已削襄垣王府菜戶又杖其廚役之

署教授事者又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罪是時富威名重天下而諸豪家愈側目相與撫富罪于謙方當事力保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其志林厚力詆富帝曰厚怨富誣富耳朕方付富邊事豈輕聽人言加辱耶削厚官六年母憂起復七年富上言諸邊鎮守監鎗內官增於前如陽和天城一城二人擾民殊甚請減汰事格不行又言高皇帝定制軍官私罪收贖惟笞則然杖卽降授徒流俱充軍律明甚近犯贓者輕皆復職重惟立功刑不足懲更無顧憚此皆法官過也下廷議流徒輸贖如故惟於本衛差操不得領

軍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田莊於邊境歲役軍耕種富劾之還軍於伍天順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石彪以前憾劾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爲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諭門達從公問事果無驗乃令致仕明年以廷臣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改戶部巡撫山東道聞屬邑蝗馳疏以聞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官吏習富威名望之讐服豪猾屏跡四年春戶部缺尚書李賢舉富左右巧阻之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特召任之富酌贏縮謹出納躬親會

計吏不能欺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
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丁父憂奪
哀如初憲宗立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餉者非人請黜
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
俊吏部尚書王翱論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辨曰薦賢
爲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爲黜毓頃之病
疽卒賜諡恭定富廉正強直始終不渝與王翱同稱名
臣初英宗嘗諭李賢曰戶部如年富不易得賢對曰若
他日繼翱爲吏部非富不可然性好疑尤惡干請屬吏
黠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卽不行故言可

富輒爲所賣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籍
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戶科給事中豪邁負氣
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郕王攝朝午門羣臣劾王振誤
國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請族振錦
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竑憤怒奮臂起
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爾且罵且齧其
面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王恐遽起入竑率羣臣隨
王後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
振黨請寘諸法王命出二人衆又捶殺之血漬廷陛當

是時茲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茲且召諸言官慰諭甚至王卽帝位也先犯京師命茲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督毛福壽高禮軍寇退詔偕都指揮夏忠等鎮守居庸茲至簡士馬繕阨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及宿衛軍士忠憤激發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

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爲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八月茲以疾還朝尋命同都督僉事徐恭督漕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明年尚寶司檢順牙牌不得順子請責之茲帝許焉諸諫官言順黨奸罪重廷臣共除之遑問牙牌且非茲一人事若責之茲忠臣懼矣乃寢前旨是年冬耿九疇召還敕茲兼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兩淮鹽課四年正月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

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且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殪相望竑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饑民就食者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竑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帝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

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所鬻子女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饑頌聲大作初帝聞淮鳳饑憂甚及得竑發廣運倉自劾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皆稱竑功是年十月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齎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明年二月上言比年饑饉薦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

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劫斂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日擊其狀未有不爲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

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爲亂竝捕獲之先後劾治貪濁吏革糧長之蠹民者民大稱便英宗復辟革巡撫官改竝浙江參政數日石亨張軌追論竝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於宮中得竝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命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孛來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討用李賢薦起竝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明

年正月竑與宗擊退宇來於紅崖子川圭等還竑仍留鎮至冬乃召還明年春復令督漕撫淮揚准人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憲宗卽位給事中蕭斌御史呂洪等共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從輿論所與乎卽召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時將用兵兩廣竑舉韓雍爲總督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竑非罪廢者耶卒用雍竑條上進剿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攜私人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力

家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竑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竑以擇兵不若擇將共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兵部清理貼黃缺官竑偕諸大臣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爲李賢所沮竟出二人於外并罷會舉例竑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卽引疾求退帝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竑請益切九月命致仕去竑爲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爲惜旣去中外薦章百十上竝報寢初竑號其室曰鷺庵旣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秉亦罷歸目出入里閭與故舊談笑遊燕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

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尚矯激爲賢哉時兩稱之竝居家三十年弘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五正德間贈太子少保諡莊毅准人立祠祀之去茲爲尚書一平橫海者四日人以未竟其用爲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少孤力學舉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推官沙縣豪誣良民爲盜而淫其室秉捕治豪豪誣秉坐下獄副使侯軌直之論豪如法由是知名徵入都察院理刑將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爲本院經歷尋改戶部主事宣府屯田爲豪占秉往視歸田於民而請罷科索邊人賴之兩淮鹽課弊覺逮數百人秉往覈搜得

僞印逮者以白景帝立進郎中景泰二年命佐侍郎劉璉督餉宣府發璉侵牟狀卽擢右僉都御史代璉兼參贊軍務宣府軍民數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萬五千給屯卒人予直市穀種璉盡以畀京軍之出守者一不及屯卒更停其月餉而徵屯糧甚急秉盡反璉政厚恤之軍卒自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來及宦官鎮守供億科斂者皆奏罷以官錢給費尋上邊備六事言軍以有妻者爲有家月餉一石無者減其四卽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槩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從之時宣府億萬庫頗充裕秉益召商中鹽納糧料飭戎裝

市耕牛給軍軍愈感悅三年冬命兼理巡撫事項之又命提督軍務秉盡心邊計不恤嫌怨劾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縱罪之論守獨石內官弓勝田獵擾民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廣許秉自解帝召秉還以言官交請乃命御史練綱給事中嚴誠往勘卒留秉時邊民多流移秉廣行招徠復業者奏給月廩瘞土木鷄兒嶺暴骸乞推行諸塞軍家爲寇所殺掠無依者官爲養贍或資遣還鄉釐諸弊政所條奏百十章多允行謀報寇牧近邊廷議遣楊俊會宣府兵出剿秉曰塞外原諸部牧地非犯邊也掩殺倖功非臣所敢聞乃止諸

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諸部槩乞一石鎮將不可秉曰是輕人重粟也如其言予之自請專擅罪帝以爲識體天順初罷巡撫官改督江南糧儲初江南蘇松賦額不均陳泰爲巡撫令民田五升者倍征官田重者無增耗賦均而額不虧秉至一守其法尋坐舉知府違例被逮帝以秉過微宥之復任請許墅關稅悉徵米備荒又發內官金保監淮安倉科索罪御史李周等左遷秉疏救帝怒將罪之會廷議復設巡撫大臣薦秉才遂命巡撫大同都指揮孫英先以罪貶職還衛總兵李文安引詔書令復職秉至卽斥之

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秉以旺不勝任解其官未幾天
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秉請易以羅付帝責秉專擅徵
下詔獄指揮門達并以前舉知府救御史及斥孫英等
爲秉罪法司希旨斥爲民居三年用閣臣薦起故官涖
南京都察院憲宗立進右副都御史復撫宣府數月召
拜左都御史成化改元掌大計黜罷貪殘倍於其舊明
年秋命整飭遼東抵大同邊備至卽劾鎮守中官李良
總兵武安侯鄭宏失律罪出都指揮裴顯於獄舉指揮
崔勝傅海等擊敵鳳皇山捷聞壘書嘉勞秉乃往巡宣
府大同更將帥申軍令而還未幾命爲總督與武清伯

趙輔分五道出塞大捷帝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
少保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翱致仕廷推代者帝特擢秉
任之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
黜庸劣者數百人於是怨謗紛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
當得尚書而秉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
初用其言旻而疎之侍讀彭華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
不聽胥怨秉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
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陞調不
得久擅要地且驟遷語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兩京官
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劉璧吳遠馮徽爭

請仍歸吏部帝怒詰責言者會朝覲考察秉斥退者衆又多大臣鄉故衆怨交集而大理卿王槩亦欲去秉代其位乃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附已以攬權帝怒下廷議恭旻輒言吾兩人諫之不聽刑部尚書陸瑜等附會二人意爲奏帝以秉徇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致仕所連鮑克寬李冲調外任邱陵張穆陳民弼孫遇李齡柳春皆罷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以璧等三人名上遂俱下詔獄出之外陵等實良吏有名以讒黜衆議不平陵尤不服連章許彥莊廷訊陵詞直帝惡彥莊

誣罔謫大寧驛丞方秉之被劾也勢洶洶且逮秉秉謂人曰爲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畧不自辨時天下舉子方會試集都下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爲奸邪所誣若罪李公願罷我輩試以贖及帝薄責秉乃已秉行官屬餞送皆欷歔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而去秉去恭遂爲尚書秉誠心直道夷險一節與王竑竝負重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薦疏十餘上竟不起弘治二年卒贈太子太保後諡襄敏子聰明智孫邦直皆舉鄉試聰南宮知縣以彥莊劾罷歸明建寧府同知智南陽府知

府邦直寧波府同知彥莊謫後署大寧縣以科斂爲盜所殺于大尉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明年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言預備倉本振貧民而里甲慮貧者不能償輒隱不報致稱貸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遽至乏絕是貧民遇凶年饑豐年亦饑也乞敕天下有司歲再發廩必躬勸察先給其最貧者帝立命行之景帝監國諸大臣議勸卽位未決以問諸言官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爲社稷計何紛紛爲議遂定也先薄京城請急徵宣府遼東兵入衛景

泰元年超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就改禮部奉敕考察雲南官吏還朝留任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起之偕羣臣疏請復太子不允明日夔欲率百官伏闕請而石亨輩已奉上皇復位出夔南京禮部英宗雅知夔及聞復儲議驛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夔執不可遂止七年代石瑁爲禮部尚書成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及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夔奏罷之四年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塔院斥遠阿叱哩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

遠小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帝優旨答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羣臣伏文華門哭諫帝爲固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乃如此彗星見言官連劾夔夔求去不允帝信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無度奸人慕之競爲其徒夔力諫勢稍減五年代崔恭

爲吏部尚書雨雪失時陳時弊二十事七年加太子少保彗星見復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絕求請禁採辦恤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冗費爲急帝多採納明年九月南畿浙江大水夔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憂形於色明年卒贈少保諡文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其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初王翱爲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子璧由進士歷官兵部郎中項忠劾汪直璧預其謀直構忠連璧下獄謫廣西思明同知謝病歸夔從弟龍與夔同舉進士

除刑部主事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右布政使劉讓同年不相能讓粗暴龍亦乏清操成化初入覲王翱兩罷之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聲容宏偉善敷奏擢通政參議也先犯京師邀大臣出迎上皇衆憚行復請往乃遷右通政假禮部侍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爲懼還仍泣通政事再遷通政使天順中歷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房能奏追襲河套部衆有旨獎勞復以七百里趨戰非宜且恐以僥倖啟釁請敕戒諭帝是之進尚書錦衣千戶陳珏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戶復言

襲雖先帝命然非軍功宜勿許遂止毛里孩擾邊命復出視陝西邊備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堡以守軍反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迤北墩墩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爲溝牆庶息響相聞易於守禦其經畧寧夏則言中路靈州

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營堡遼絕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置墩臺如延綏計爲臺五十有八其經畧甘肅則言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銳挫急何能濟請於甘州五衛內各分一千戶所置涼州中衛給之印信其五所軍伍則於五衛內餘丁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埃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因時

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爲少調遣不足請增置參將二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之復在邊建置多合機宜及還朝言者謂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圭代之改復工部謹守法度聲名逾兵部時中官請修皇城西北迴廊復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亦言災沴頻仍不宜役萬人作無益帝皆不許中官領騰驤四衛軍者請給胖襖鞋袴復執不可曰朝廷制此本給征行之士使得刻日戒途無勞縫紉京軍則歲給冬衣布棉此成憲也奈何渝之大應法王劄實巴死中官請造寺建塔復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

宜創此制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人供役云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二年會災異言官言其衰老乞休不許居二月汪直諷言官更劾復及鄒幹薛遠乃傳旨竝令致仕歸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時方多故聰慷慨論事無所諱中官金英家人犯法都御史陳鎰王文治之不罪英聰率同列劾鎰文畏勢縱奸并及御史宋瑛謝琚皆下獄已而復職聰又言瑛琚不任風紀二人竟調外中官單增

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產侵商稅聰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不敢肆三年春疏言臣職在糾察刑獄妖僧趙才與之疎族百口律不當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口律不當逮而俱配流所雖終見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廣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爲所訐繫獄經年而端居職如故侍郎劉璉督餉侵隱不爲無罪較沈固周忱乾沒萬計孰爲輕重璉下獄追徵而固忱不問犯人徐南與子中書舍人頤俱坐王振黨當斬乃論南大辟頤止除名皆刑罰之失平者帝是之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

除名東宮改建聰有異論遷春坊司直郎四年春學士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乃復爲吏科都給事中上言奪情非令典請永除其令帝納之初正統中福建銀場額重民不堪聰恐生變請輕之時弗能用已果大亂及是復極言其害竟得減免五年三月以災異偕同官條上八事雜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畧以絕玩好謹嗜欲爲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百戶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宜爲限制餘如罷齋醮汰僧道慎刑獄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帝多採納先是

吏部尚書何文淵以聰言下獄致仕去及是吏部除副使羅篔爲按察使參政李輅僉事陳永爲布政使聰疏爭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老宜罷篔等遂還故官瑛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遷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夤緣得吏部聰劾之遂改工部諸司憚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行者吏部尤甚內閣及諸御史亦竝以聰好論建弗善也其年冬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於吏部御史黃溥等遂劾聰挾制吏部并前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奪仲賢官予之與吳誠有怨輒劾

誠福建參政許仕達囑聰求進聰舉仕達堪巡撫并劾尚書王直阿聰章下廷訊坐專擅選法論斬高穀胡濙力救帝亦自知聰止貶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超拜左僉都御史出振山東饑活饑民百四十五萬還進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盜以便宜禽戮渠魁數人餘悉解散而奏籍指揮之受盜賂者毋憂起復再辭不許天順四年曹欽反將士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戶聰署院事急令獲賊者必生致濫殺爲止錦衣官校惡欽殺指揮遂杲悉捕欽姻識千戶龔遂榮及外舅賀三亦在繫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聰辨出之其他前雪者甚衆

七年冬以刑部囚自縊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與都御史李賓俱下獄尋釋成化二年淮南北饑聰出巡視奏貸漕糧及江南餘糧以振民德之如山東明年偕戶部尚書馬昂清理京軍進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撫大同歲餘遇疾致仕再歲以故官起掌南院前掌院多不樂御史言事聰獨獎勵之或咎聰聰曰已旣不言又禁他人言可乎十三年秋召拜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聰以舊德召用持大體秉公論不嚴而肅時望益峻十五年偕中官汪直定西侯蔣琬按遼東失事狀直庇巡撫陳鉞聰不能爭論者惜焉十八年乞歸不得卒於位

年六十八贈少保謚莊敏聰爲諫官嚴重不可犯實恂
恂和易不爲靳絕之行以故不肖者畏之而賢者多樂
就焉景泰時士大夫激昂論事朝多直臣率聰與葉盛
爲之倡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師
覆土木諸將多遁還盛率同列請先正扈從失律者罪
且選將練兵爲復讐計郕王卽位例有賞賚盛以君父
蒙塵辭不許也先迫都城請罷內府軍匠備征操又請
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
援三日間章七八上多中機宜寇退進都給事中言勸

懲之道在明賞罰敢戰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當賞
其他守禦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大臣陳循等議召
還鎮守居庸都御史羅通并留宣府都督楊洪掌京營
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以
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荆倒馬諸
關寇退幾及一月尚未設守禦宣府爲大同應援居庸
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洪等旣留必求如洪者代
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帝是之尋命出安集陳
州流民景泰元年還朝言流民雜五方其情不一雖幸
成編戶而鬪爭讐殺時時有之宜專官綏撫又言畿輔

旱蝗相仍請加寬恤帝多採納京衛武臣及其子弟多驕惰不習兵盛請簡拔精壯備操守京城勲戚所置市廛月徵稅盛以國用不足請籍其稅佐軍餉皆從之明年上弭災防患八事帝以兵革稍息頗事宴遊盛請復午朝故事立報可當是時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多盛與林聰爲首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與議大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因呼爲葉少保然物論皆推盛才擢右參政督餉宣府尋以李秉薦協贊都督僉事孫安軍務初安嘗領獨石馬營龍門衛所四城備禦英宗旣北狩安以四城遠在塞外勢孤奏棄之內

徙至是廷議命安修復盛與闢草萊葺廬舍庀戰具招流移爲行旅置煖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賦屯卒立社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鵬鶚諸堡次第皆完安由是進副總兵而守備中官弓勝害安奏安疾宜代帝以問盛言安爲勝所持故病今諸將無踰安者乃留安且遣醫視疾已又劾勝卒調之他鎮英宗復位盛遭父憂奔喪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制不許瀧水猺鳳弟吉肆掠督諸將生禽之時兩廣盜蜂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

始以聞餘止類奏疏至兵部駁不行盛與總兵官顏彪破賊砦七百餘所彪頗濫殺謗者遂以咎盛六年命吳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憲宗立議事入都給事中張寧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廣東初編修邱濬與盛不相能大學士李賢入濬言及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辨稍遷左僉都御史代李秉巡撫宣府請量減中鹽米價以勸商裕邊復舉官牛官田之法墾田四千餘頃以其餘積市戰馬千八百匹修堡七百餘所邊塞益寧成化三年秋入爲禮部右侍郎偕給事毛弘按事南京還改吏部出振

真定保定饑議清莊田分養民間種馬置倉涿州天津積粟備荒皆切時計滿都魯諸部久駐河套兵部尚書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八年春敕盛往會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初盛爲諫官喜言兵多所論建旣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久虛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疏言守爲長策如必決戰亦宜堅壁清野伺其惰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再來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搗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帝善其言而圭主

復套師出竟無功人以是服盛之先見八年轉左侍郎
 十年卒年五十五諡文莊盛清修積學尚名檢薄嗜好
 家居出入常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
 君民不為身計有古大臣風言安為其策收必共輝
 贊曰天順成化間六部最稱得人王翱等正直剛方皆
 所謂名德老成人也觀翱與李秉年富之任封疆王竑
 之擊奸黨活饑民王復之籌邊備姚夔之典秩宗林聰
 葉盛之居言路所表見皆自卓卓其聲實茂著繫朝野
 重望有以哉曰報信淵潛魯齒將人其何德其暗尚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終不獲其間重置倉漕批天

